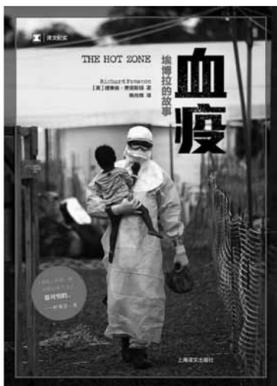


「敬畏自然」不是漂亮话

刘永谋



《血疫：埃博拉的故事》，理查德·普雷斯顿著，姚向辉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

“再往深里思考，致命病毒是不是地球针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呢？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不但像病毒一般大量繁殖，还像病毒一样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，消耗和浪费自然资源，灭绝其他物种，污染空气、水和土壤。地球的免疫系统会容忍“病毒人类”破坏生物圈吗？”

渗透防护服，手套外表明显被污染，而她的手有伤，贴着创可贴……死神，离她，真的只有一层薄薄的橡胶手套！

不过我相信，语言是贫乏的，真实事件远比文字更为惊心动魄。就像当下，在一线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科学家、医生和护理人员，都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。正如书中资深专家所说的，许多新手不敢进入实验室最危险的区域，飞机到了疫区不敢下飞机，这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对此，普雷斯顿感同身受，他获得美国疾控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，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以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。

二

惊悚让懦夫崩溃，而让勇者冷静。《血疫》不打算单纯地恐吓读者，而是想穿透惊悚，传达极其深刻的思想。

毕淑敏的“预言”

■陈卫



《花冠病毒》，毕淑敏著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

“本书纯属虚构。祈愿书中情形永不再现，但我坚信人类和病毒必有血战。谁胜谁负，尚是未知之数。读这本小说，有一个小小用处——倘若某一天你遭逢瘟疫，生死相搏，或许你有可能活下来。”

物。她有医学背景，文笔不错，被作协邀请去做抗疫前线的特别记者。临行前，她会见了个神秘而优雅的男人——李元，这是一位隐藏在民间的病毒研究者。分别时，李元给罗纬芝两瓶特效药。

在疫区，罗纬芝因为敢于直言而获得抗疫总指挥袁再春的信赖。没想到的是，罗纬芝意外感染，小说详细写出罗纬芝在受到传染后的生理、心理反应，给人以真实的体验。这些濒临死亡的体验，让读者了解到病毒对人的危害，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，还有精神上的危害。

就在罗纬芝以为自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，李元的药发生了奇效。她一夜之间就恢复了，也因此成为战胜病毒的一个特例。小说在罗纬芝感染病毒前，安排了热爱病毒研究的于增风和

袁再春死于病毒，这些安排，都是想让读者知道病毒的厉害。

但是，也有人把病毒当摇钱树。在特采团中，郝敏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为西方的制药集团收买。为此，他去尸库里偷病毒标本，又制造事故绑架罗纬芝，为的就是抽取她康复后的血液，给国外制药公司制造特效药，牟取暴利，病毒害人与利益无限。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揭示。

这是一部不同于一般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，真正的主人公并非罗纬芝或李元，而是“花冠病毒”。小说的开头处，作家以亲临现场的姿态，为读者描述病毒发生后，政府、专家、民众的种种反应。

信息发布的真与假，谣言和真相的角力，民众的种种恐慌，如抢购口罩、抢购大米、抢购超

界人口已达到76亿。

除了不断繁殖，人类还像病毒一样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，消耗和浪费自然资源，灭绝其他物种，污染空气、水和土壤。地球的免疫系统会容忍“病毒人类”破坏生物圈吗？普雷斯顿认为，地球开始清除人类，针对人类的艾滋病可能是清除计划的第一步。

再看看我们正在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不敢说普雷斯顿的想法完全是妄想。表面上看起来，21世纪的人类前所未有的强大。可是，一场致死率2.7%（据最新数据）的传染病，一个多月时间就引起全世界震动。如果埃博拉病毒全世界传播，人类会不会灭绝？在自然面前，人类敢说伟大吗？敬畏自然，真的不是漂亮话。

关于环境保护的理由，一直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。人类为什么要保护环境？人类中心主义说，保护环境是为了人自己的好处，如果环境被破坏人类就生存不下去。反对意见说，环境完全被破坏，可以人造生态环境，比如太空站，所以不用担心。非人类中心主义说，保护环境是因为环境本身就有价值的。反对意见说，大熊猫有价值我承认，但要说苍蝇、细菌和病毒有价值，实在不能接受。因此，两种观点争论不休。

读完《血疫》，感到“保护环境”这种说法极其狂妄。自然不需要人类的保护，地球更不需要人类的保护。人类能不能保护自己都值得怀疑，何谈保护自然和地球呢？反过来说，人类也没有毁灭自然和地球的能力。

有人担心人类造成的污染可能会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，在我看来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举个例子，有人担心塑料会“杀死”自然界，因为塑料难降解，塑料袋留在水里，很多鱼、鸟吃了塑料颗粒死了。地球已经有几十亿年的历史，历经小行星撞击、火山地震、生物大灭绝和极寒冰期，自然和生命依然安好。即使塑料布满整个地球，生命会毁灭吗？绝对不会的，人类因此而灭绝倒是非常可能。所以，控制塑料的使用，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，而不是自以为的保护自然和地球。

在地球生命史上，许多显赫一时的物种消失了。不敬畏自然，人类很快就会跻身其中。敬畏自然，并不是人类道德优越的宣示，而是保命存身的明智之举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）

市的一切物品。他们日夜难安，也非常在意诊断和死亡、治疗的数据，小说中还明确写到，这些数据并非真实。如燕市的市长陈宇雄在听取专家们汇报时，专家说要死亡数字做技术性处理，他表示不明白。袁再春的解释是：“我们现在没有针对花冠病毒的特效药物，靠的是意志和信心。”他认为老百姓没必要知道所有的事情。他承认自己是世界上说过最多谎话的人，但问心无愧。他担心的是，如实发布会给普通民众造成心理冲击，让恐慌悲观情绪蔓延。但参加会议的人中，也有反驳的，认为要说真话。

除此之外，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，也给读者一定的要求，正如作者在扉页上所写：“如果你没有高中以上的化学知识，读这本小说，可能有一点困难。如果你没有大学以上的医学知识，读这本小说，或许有轻微困难。如果你没有研究生以上的心理学知识，读这本小说，一点也不困难。如果你没有勇气和责任，没有环境危机感，读这本小说，将非常困难。如果你没有人道主义情怀，就不要读，扔了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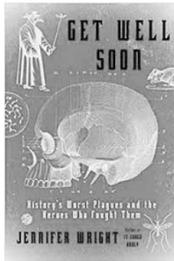
的确，在这部小说中，我们能够了解到病毒学知识，如冠状病毒的分类、病毒与环境及人类的种种关系等；病毒发生时，正当的处理方式是什么；病人去世后，又该如何做合理的处理；特效药有着怎样的研制过程、困境，上市之前需要经过什么程序，需要多长时间，进行多少测试，获得什么资格等等。如何认识科学、健康、药物？如果没有特效药，医务人员又该如何治疗病人？除了药，还有什么更重要？“在身体和心理遭遇突变，就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境情况，最终能依靠的必是你的心理能量。”——这是毕淑敏在小说的“自序”中送给读者的经验。

在这一特殊时期，读这本小说，不为应景，多是感慨。现实比小说更艰难、更荒谬、更沉重，也希望更能激起我们的生命斗志。

（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）

域外

“如果别人对你说‘只要待在下水道里，就不怕得鼠疫’，那你的反应很可能不是‘我倒想知道这种说法背后的科学道理’，而是‘赶快告诉我此处最近的下水道在什么位置’。”



2017年2月，美国亨利·霍尔特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作家詹妮弗·赖特的著作《Get Well Soon: History's Worst Plagues and the Heroes Who Fought Them》（本文作者译为“尽快康复：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和抗击瘟疫的英雄”）。

本书叙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严重传染病和大瘟疫（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、鼠疫，中世纪的跳舞瘟疫、天花、梅毒、肺结核、霍乱，等等），其写作风格是幽默的、冷嘲热讽的，有时是催人泪下的。它提醒我们，如今看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在过去并非显而易见；它也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不理解新型流行病的根本原因，则群体性歇斯底里离我们并不远。

该书每一章都叙述了一种历史上发生过的流行病，但赖特没有开辟篇章专门探讨艾滋病。赖特坚信，历史必须由亲历者来讲述，而她的职责是将历史的声音放大，使今人不再重蹈覆辙。通过剖析社会、医学专业人士和政府等每一利益相关者面对每一场流行病做了什么、未做什么，赖特给当今的读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。

例如，在讨论麻风病的时候，赖特写道：“疾病并不会因为会使人鼻子烂掉就必然毁掉生命。如果社会将病人隔离起来，将他们视为不配获得帮助和尊重的人，疾病才会毁掉生命。”她认为，如果我们因为别人生病就指责他们，把他们视为另类，那么，我们就不比我们不那么文明开化的祖先更文明。

赖特还分析了为什么各式各样的人居然都相信一些荒诞不经的信息。她打了一个比方：“如果你是个无知的农民，别人对你说‘只要待在下水道里，就不怕得鼠疫’，那你的反应很可能不是‘我倒想知道这种说法背后的科学道理’，而是‘赶快告诉我此处最近的下水道在什么位置’。”

因此，医学专业人员首先要理解有人这也相信、那也相信的原因是什么，然后试图向他们提供另一种证据，而不是简单地对他们的盲信和迷信嗤之以鼻。这并不是说，不能揭穿“住在下水道里有好处”的鬼话，而是要在揭穿之前先弄清这一荒唐说法来自何处。而且别忘了，虚假的保健信息很易获取，获取正规医学期刊上的信息却困难重重。

本书还讲述了人们对待瘟疫持截然不同态度的故事。比如，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新闻媒体都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的严重性往轻了说，为的是不影响人们的参战热情；相形之下，面对公元164—180年间肆虐的安东尼瘟疫，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可·奥勒留下令，尽快为瘟疫中的死者举行官方葬礼，凡参加葬礼者都要给假期。这样，一方面尽快掩埋尸体，防止尸体堆积腐烂，另一方面是向人们警示问题有多么严重。

赖特说，人们已经开始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，因为人的自然本能是避开坏消息。可是，避开坏消息，就能躲得过瘟疫的恶果吗？历史告诉我们，躲不掉的。“只要我们现时现刻未受到某种疾病的影响，他们就忘了这种病曾经横行过。”

若对医学史、公共政策和历史流行病学感兴趣，不妨读读这本书。

别忘了这些瘟疫曾横行

■武夷山

庚子年开始，一场来路不明的病毒不容分说将人们挟裹，顿时天空失色，大地不语。病毒的原发地是九省通衢的武汉，那里的医生、护士夜以继日地诊断、治疗，满天在飞各种猜测、传言，刺激着人们，恐慌、无助，以及鼓励、赞美……纷纷扰扰。又有关闭高速公路、白衣天使逆行驰援、疑似患者自我隔离、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、扩建方舱收容病人、全球捐资捐物等等行动，每天确诊病人、疑似病人、死亡人数、治愈人数等数目，影响着人们的情绪起伏。

这是当下的中国，正在进行时。与早在2012年，作家毕淑敏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《花冠病毒》中所写的一些内容，竟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
这部小说是因中国2003年发生SARS而写。毕淑敏曾在西藏行医，后主修过心理学，是注册心理咨询师，她出版过多部小说、随笔，如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《预约死亡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师》《素面朝天》等等。SARS发生时，因为毕淑敏的工作经历、学术背景和实践经验，中国作协对她发出邀请，于是她加入了SARS一线采访队伍。据她自己说，当时一起去的报告文学作家早已写出作品，而她过了8年之后，才开始写这部与病毒有关的小说。

小说中花冠病毒的发生时间，不是SARS期间，而是预设在我们不远的20NN年。小说写到的花冠病毒，也不是已被科学家发现的病毒，但很可能是存在许久的有待命名的病毒。

所以，当我们读这部小说时，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：时而感到作者好像在写过去的事，时而又以为她在预言，近似科幻小说。作者是这样解释的，“本书纯属虚构。祈愿书中情形永不再现，但我坚信人类和病毒必有血战。谁胜谁负，尚是未知之数。读这本小说，有一个小小用处——倘若某一天你遭逢瘟疫，生死相搏，或许你有可能活下来”。

特采团成员罗纬芝是贯穿小说的主线人

2019年的中国科幻小说

■星河

“一部足够优秀的作品，假如真的适合进行影视改编，并不在意具体内容的多少——长的可以截取，短的可以补充，削足适履未必就是良策。”

我与王逢振先生一起为漓江出版社编选“年度中国科幻小说”，至今已20年。20年来，中国科幻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，年选质量也逐年提高，每年我们在为年选撰写序言时，也会有意识地地为前一年的科幻文学发展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

2019年度科幻年选的编选已告完成并出版面世，一本崭新的科幻年选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回首此前的编选工作，由于这一年有大量的科幻作品涌现，所以无形中增加了我们遴选的强度与难度。经过认真审读、考量与比较，最终交出了一份还算满意的答卷。

就大的背景来说，近几年是“大科幻”文艺发展相对较好的阶段。这里的大科幻概念，超越

科幻作品的多元化与多样性

相对其他年度而言，2019年度的科幻作品明显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。

所谓“多元化”，是指对科幻文学认知上的多元倾向。对于“科幻是什么”这一问题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不同答案。这主要是由于很多原本并不创作科幻作品的作者的加入，使得对科幻概念的认识变得更加开放，理解也趋向多元。

从广义的角度来说，这对于“大科幻”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好事，但具体到科幻文学来说究竟是喜是忧，目前尚不明朗。而所谓“多样性”，主要是指形式的多姿多

彩，诸如科幻作品在题材上更加丰富并得到拓展，在叙事方式上有类型化作品同样也有探索性作品，在时间指向上有面向未来的前瞻作品同样也有回眸往昔的回溯作品，在阅读对象上兼顾了成人读者与少儿读者，在篇幅上短篇作品与中篇作品并行（同时自然还有大量长篇作品和作品集问世）……无论如何，科幻文学的发展是十分可喜的。

科幻作品来源与作者的扩展

事实上上述所说的多样性，应该不仅仅限于作品形式，同样反映在作品来源和作者方面。

就作品来源而言，2019年度的中短篇作品出处众多，让我们选取的范围也就更加广泛。从已经选定的16篇作品来看，分别来自11个不同的地方，这其中包括各家刊物、作品集以及长篇作品（节选）。

这一现象首先是多样性在作品来源上的直观体现，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社会各界对科幻文学的垂青、认同与喜爱，表现出各个方面尤

其是纯文学领域对科幻文学的认可，而这对科幻文学在文本完善和文学品位提升上均有可取之处。

在上述多元化和多样性的陈述中，有关作者的身份未被提及。由于近年来科幻文学的迅猛发展，如今投身科幻创作的青年作者人数众多，在各种赛事中纷纷涌现，这自然应该得到充分的支持和鼓励。

以前也曾有人提出，年选中不应该总是一些老面孔，那样的话作品难免单调固化，所以今年我们格外重视和鼓励新作者，选取了一些新人的作品。毕竟，对于任何事业来说总要后继有人。

科幻作品的篇幅变化

由于近两年来科幻影视开始受到一定的重视，所以很多作者热衷于出售作品版权，毕竟在影视方面获取的收益与纯粹的文字出版不可同日而语。而考虑到影视改编的剧本要求，有些作者开始追逐追求相应的文本篇幅，而这在客观上导致中短篇作品的篇幅失控。



2019中国年度科幻小说选
说，星河、王逢振主编
漓江出版社
2020年一月出版

不过，一部足够优秀的作品，假如真的适合进行影视改编，并不在意具体内容的多少——长的可以截取，短的可以补充，削足适履未必就是良策。由于这类中篇科幻作品篇幅所占篇幅过大，不太适合于年选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。而对于一些较有特色的长篇科幻作品，则采取节选的方式收入年选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与往年相似，除了上述入选作品之外，2019年度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问世，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未能入选。我们只能借此部分科幻佳作，向各位读者展示出一个2019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大致面貌。